

騙梟

冯精志著

小说里的人物有附庸风雅的
学子，寻花问柳的阔少，博
学古今的讹诈老者，媚态百生的可怕村姑，
伶牙利齿的鸨母，打情骂俏的明妓暗娼，假
戏真做的男女票友，腰缠万贯的大班老板，
才艺双全姿容俊俏的洋奴买办。他们或者
骗人或者被人骗，总之，写的是
黑暗的魍魉世界，但黑幕拉开，
人们顿时会感到光明的可爱。



骗 泉

Pian xiao

冯精志 著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(沈阳市北一马路108号)

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沈 阳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：404,000 开本：850×1168 印张：16 $\frac{1}{2}$ 插页：2

1990年11月第1版

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,754

责任编辑：洪 钧

责任校对：马寄萍

封面设计：耿志远

ISBN 7-5313-0389-2/I·364 定价：7.15元

第一部

“侬知道这句北俗哦？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偷，偷不如娼。阿拉昨夜白相到一个娼中之秀——雏，京师的雏儿！真真原封货，让阿拉破的身子，只索了九个大洋。侬羡慕哦？”

“侬知道这句北俗哦？三十不浪四十浪，五十正在浪尖上。雏勿好耍。阿拉昨夜白相到一个龟婆，龟婆懂哦？北京叫鸨母，苏州叫大十鸟的。半老徐娘，啧啧，风韵犹存。”

对着吹的两个人俱是初次来北京游玩的江南富家子。粗壮的叫沈知祥，略高的叫王在礼，长了副马面。此刻，正是两人在八大胡同宿娼后，一大早刚回到鲜鱼口客栈内的时候。

自清道光年间起，北京前门外便成了妓院密集处，其中尤以韩家潭、百顺胡同、石头胡同、小李纱帽胡同、朱家胡同、朱茅胡同、博兴胡同、王广福斜街等八处为甚，到清末便有了八大胡同之称。至民国初年，这八大胡同非但不衰，反而日渐兴隆，象滩脓血一般，招引着当地的以及外埠来京的风流神到这里大把扔钱。这两个江南富家子住在前门外鲜鱼口的茂源客栈中。鲜鱼口是条大胡同，出了胡同口是大栅栏，一抹一拐便是八大胡同，无论是买东西还是嫖妓宿娼都方便得很。

风流了一夜的男人，心里总泛着想跟外人放一放余骚的愿望。两个人都是干了事的，一方说给另一方总不带劲。于是，说话间，便时不时地瞟瞟门口，那意思是要说给第三个人听听。在茂源客栈的这个房间里，除了他俩外还住了一个人。他们是同窗，也是一同从南方赴京的。

北京的这种老客栈多是用松木板隔断的。走廊里咳嗽一声，屋里的能听到痰落地的音儿；屋里的放个屁，走廊里能听到响儿。不大会儿，走廊里便传来了几句对话：

“卞先生，吃早点回来啦？”这是那个旗人伙计的声音。

“回来了。”一个温和的声音。

“北京的早点比你们南方的怎么样？”

“烧饼馓子豆腐脑，好吃，好吃。”声音透着腴腆。话音刚落，一个青年男子一边彬彬有礼地扭脸向伙计微笑着，一边推门走了进来。

屋里的人一震，屁股在床沿上挪了挪。王在礼问道：“梦龙兄，昨天夜里在哪厢过的？”

“一步也没离开这个房间。”刚进来的人答道。

他叫卞梦龙，中等身材，脸上利利爽爽的，一副江南小生的模样，不大的眼睛透着几分总也甩不开的怡然自得，端正的小鼻子似乎表明他活在世上也不会忘记去寻乐子，两片薄而长的嘴唇透着几分文静，只有下巴略显大，有棱有角。只有这个下巴给无忧的面孔增加了几分刁蛮。

他穿黑色对襟马褂，蓝色长衫，足穿褐色皮鞋，头戴软胎黑色便帽，这种帽子以六瓣合缝，缀檐如筒，俗称瓜皮帽或“小帽子”。它始创于明洪武年间，取六合一统之意，清代因之。他戴的这顶，帽顶有一个珊瑚结子，比那些用红色丝线编成结子的高了一等；帽缘正中用一块磨成四方形的翡翠作帽准，又比那些用岫玉作帽准的名贵一些。

他摘下帽子，用手拢拢从中间整整齐齐分开的头发，把软

帽细心折之，藏于衣袋中，从枕下抽出一本书，坐在床沿上看起来。

沈知祥搭讪道：“卞兄看的是何书？”

“明末人刘侗、于奕正二人合著的《帝京景物略》，”他温文尔雅地答道，“书中记述的是明朝末年北京的山川园林、名胜古迹，以至风习节气、花鸟鱼虫。”

“可有京师的八大胡同？”沈知祥想引到自己要谈的题目上。

卞梦龙垂下眼皮，不作回答，继续看书。

“侬真真傻瓜。”王在礼走过来，“来到北京，守着八大胡同还读啥书，还压个啥冷铺板？不如随阿拉到那厢去拥香衾玉。侬同意哦？”

沈知祥忙接过话：“京师的维儿……”

卞梦龙轻咳一声，斜过去一眼，对着书本朗朗读出了声：“城隍庙市，月塑望，念五日，东弼教坊，西逮庙墀庑，列肆三里。图籍之曰古今，彝鼎之曰商周，匣镜之曰秦汉，书画之曰唐宋，珠宝、象、玉、珍错、绫锦之曰滇、粤、闽、楚、吴、越者集。”

“侬读的是什么？”王在礼问道。

“这里描述的是将近三百年前北京城隍庙上的古董买卖，‘列肆三里’，可真够繁盛的。”卞梦龙答道。

“侬谈这干啥？”

他微微一笑，接着读道：“夫我列圣，物异弗贵，器奇弗作，然而物力蕴藉，匠作质良，古未有，后不磨，当代已稀重购。”

两个人愈发不解，面面相觑。

卞梦龙把书本合上，抬头看着二人说道：“这上说的是我国古代意匠之作，在明朝末年的古董市上已很珍稀。”

“侬是想在京师搞几件古董哦？”王在礼问道。

“且算走火入魔吧。”他款款说道：“你们二位尽可以去八大胡同嫖妓，但我不会去。也不想知道你们在那里胡来时如何快活。奉劝诸位一句，吴越女子娇娃胜于京师，何苦在此眠花宿柳？以我之见，北京乃文化古城，帝王之地，既有幸来之，不妨弄一两件古董回去，亦不虚此行。特别是我们搞美术的，一生中如若能拥有一两件古代艺术品传世，亦不负后世子孙。”

他世居江南无锡，祖辈经商，到其父这一辈，家底已颇丰。他生于清光绪二十年甲午，即或说，在卞家喜庆得子时，正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。战争以清廷失败告终。战败后，举国一片沮丧。不少工商业者深深感到，日本这个东洋弹丸小国之所以能打赢大而孱弱的中国，实际上，是仰仗于比中国更早地采纳了西方文化及西方技艺。卞家的当家人便作如是想，因而便有意栽培其子多接触些西洋文化。这本来是为日后子承父业着眼的，不想这小子自幼便迷上了丹青，而且一发不可收拾，并专攻国画中的肖像画，这在当时的中国称为“写照”、“传神”、“写真”等。

江南一带，西方文化传入较早，西画也有一定的传播。其父见他对画入迷，压根不象是要继承家业经商的样子，便不再勉强，而是有意让他接触些西画。光绪二十六年庚子，他入当地私塾附读，光绪三十一年入无锡公立小学，两年后考入无锡公立中学。在中学期间，他居然学了些英文，接触到了一点简单的英国文学作品。辛亥革命爆发这年，他中学毕业。大清江山将倾，其父认为传统国学已不能与西学对阵，就让他去报考位于浙江杭州的华艺美术学校，原因不是别的，而是那所学校中有一个西洋画班。他考上了，也学得很刻苦，很快成了班里的佼佼者。三年之后，也就是一九一五年初，他从美术学校毕业。紧张了几年，想松弛一下，加之久住明山秀水的江南，很想追求色彩上的苍茫和风格上的雄浑，春节之后，便约了家

住苏州的两个华艺美术学校的同班同学一同北上赴京。其名目是写生。

一路上画了不少，初到北京，正阳门、古城墙、太液池、白塔山也曾让他们激动了一阵子。但最初的热乎头过去后，他们的兴趣逐渐转移了。那两个画累了，便迷上了八大胡同里的女人，而卞梦龙却迷上了北京的古董。

古董是“骨董”、“匱董”、“汨董”的俗称。因为它不当吃不当喝，是用来玩的，所以又叫古玩。北京的古董贸易行业的形成晚于开封，但最晚也在明朝中叶前已具规模。《帝京景物略》中“城隍庙市”篇记云“列肆三里”，这种铺子拉了三里地长，可见买卖是很大的。自明之后，京师的古董贸易历久不衰，渐渐集中到了琉璃厂一带。隆福寺、鼓楼也有一些。到清末，光叫得上名的古玩铺就有一百二三十家，如果算上古画字帖铺那就更多了。

两个同窗去了八大胡同，卞梦龙到前门的鲜鱼口，他往西溜达，走了两三里地便进了琉璃厂古玩街。这条街上，一个铺子挨一个铺子，密密匝匝。不管大店小店，俱是窗明几净，洁无纤尘，而且多是白发老者当柜。在汲石阁这类店中，光可鉴人的紫檀多宝格上摆满了一般人叫不出名的玩艺儿，铜的、瓷的、漆的、木的、竹的，尤其是大小不一的花瓶，叫人颇为动心。他几度想买花瓶带回去，但都犹豫了，原因很简单，京师的人滑，摆在明面上的不可能有真东西。另外，北京的工艺品制作工艺相当精湛，反映到瓷器上则是做旧水准相当高，难辨真伪。

此番，他是有意当着两个同窗的面读《帝京景物略》的。这两位家底都比他殷实，他需要先垫个话，过几日一旦看上什么要买，钱不凑手时，还需向这二位借一些。

王在礼听了他的话颇不以为然，高声说：“依终日里昏头昏脑，原来是想搞古玩。这有何难。阿拉在八大胡同，见到妓

女房间里都摆着这些东西，有的还摆着明朝的宣德炉。依要稀罕，阿拉与相好的妓女通融通融，给依抱一个回来就是了。想要哦？宣德炉。”

卞梦龙微笑着摇摇头，说着：“不要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王在礼颇不解。

“能让你见到的宣德炉全是假的。”他说着翻了两页书，指着说：“《帝京景物略》里说了，‘器首宣庙之铜，宣庙炉其首。炉之制有辨焉，色有辨焉，款有辨焉’，听到没有？辨识这宣德炉可大有讲究呢。”

王在礼眯了眯眼，“什么叫‘色有辨焉，款有辨焉’？”

卞梦龙把书本合上，“从头说起吧。明宣德年间，明宣京因郊庙用彝鼎不合古式，命工部尚书采《博古图》军书及内府所藏秦汉以来炉、鼎、彝格式，让各窑更铸。共铸冶千余件，以供宫廷及寺观之用。后逐渐散失民间，民间仿造者颇多，几可以假乱真。现到处说宣德炉，到处卖宣德炉，我们对古董又不在行，谁知道会不会买来假货？现只知其炉款识自一字至十六字不等，常见的有‘大明宣德年制’六字，扁方隶书，阴印阳文，有栗亮、茄皮、棠梨、褐色、藏经纸等色，以藏经纸色为第一，这些均可仿造，贸然买来，它不是白扔了钱，又貽笑他方。”

“伪造的可以乱真？”王在礼问。

卞梦龙说：“仅宣德之后的同一朝代，伪造宣德炉者便大有人在。有旧炉伪款者，有用宣铜别器改铸者。光伪造这种炉子，就分了南铸、北铸和苏铸。还有一种是真炉真款而钉嵌者。为什么真宣德炉和真款识还要去伪造呢？原来当年有的炉子铸成后没经监造者批准铸款，它们流传了下来。有的人取下别的宣铜器的‘大明宣德年制’的款，钉嵌到这种炉子上，以冒充宣德炉。这种真炉真款，几乎是无法辨伪的。”

沈知祥在沉吟间说：“我在八大胡同也听说北京已无真

炉。宣德炉多藏宫中，明末李闯王率军攻占北京，打入宫中，将宣德炉尽行取去。待吴三桂邀清军击溃李闯王，李军仓皇奔京南走，与清军辗转时，所携宣德炉渐渐散入民间。如若有心在河南民间摸寻，当可购得真品。”

说话间，一个念头在卞梦龙心中闪过：离京返杭州时，何不在河南停上数日，到民间寻访一下？

这日过去，这三个人在京又流连了数日，宣德炉不敢求购，卞梦龙就动了瓷器的心思，手痒难禁。这日，他穿过杨柳斜街，又来到琉璃厂一家他已光顾数次的古玩铺。

一进门，掌柜的看见他便说：“来了这么些日，今儿给您瞧见真玩艺儿吧。”说着从柜台下抱出了一个一尺多高的青花瓶，其上有几朵棕色的花，说这是宋代汝窑的东西，原珍藏于宫中，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抱出来了。一个英国士兵觉得它太大，难带回国，便卖到了琉璃厂来。那老者说：“那洋鬼子不识货，光知道抱金夺银，不知道这宋代汝窑才是咱中国的真东西。结果给他五十两银子他就搁这儿了。这货古店里押的年头不算少了。我怕卖给不识货的糟蹋了东西，所以一直没敢往外拿。这么着吧，我看你是真想买玩艺儿的，得，您给二百大洋把它抱走吧。”

卞梦龙闻言喜出望外。他知道古瓷界的行话是“柴、汝、哥、官、定”。“柴”即后周时定都开封的世京柴荣的所谓“柴窑”。周世京柴荣建窑后，要求烧出来的成品“取去天青云破处，这般颜色做将来”。后来果真烧出了色如雨后青天、釉亮如镜，质薄如纸，声清如磬，纹细如丝的瓷器。由于年头久远，“柴窑”的制成品在那时已基本上见不着了，偶尔能见到一件也是珍稀无比的。宋朝仿后周显德时的“柴窑”，在河南汝州建窑，烧成的瓷，色釉既有“雨过天晴”又有蛋白，屑玛瑙入釉中，莹厚如堆脂。写《红楼梦》的曹雪芹深知“汝”是好玩艺儿，在其笔下，专门提到贾政房中“几上摆着汝窑美人

觚”。“哥”亦宋瓷窑名，窑址在浙江龙泉。其瓷胎细质白，略带灰色，有冰裂纹。釉色以青为主，有翠青、粉青、灰青、米色、浅青近白者等。所谓“官”即官窑，宋代与明代俱有，其中尤精者称为“御窑”。“定”即宋代河北定州窑所烧的传世瓷器，以宋徽宗政和、宣和年间制造的最好。定窑瓷质薄有光，有素凸花、划花、印花等。至宋室南迁，定州窑沦陷，南宋便在江西景德镇按定窑烧法烧瓷，其器世称“南定”。“南定”胎轻体薄，釉也是白玻璃釉，只透明处略泛豆绿色。这一家要卖的就是汝窑花瓶，在古瓷中排行老二，也算件不易寻到的真品。

他掉头便向鲜鱼口客栈取钱去了。回到客房，两个同窗正躺在床上谈天，见他匆匆跑入，便问缘由，待听他说完，王在礼来了情绪，破例地要随他一同去琉璃厂。

一到那家古玩铺，王在礼便嚷嚷上了：“钱已取来，把那件‘真玩艺儿’拿出来给阿拉白相白相。”但待掌柜的抱出来，他只是大面儿上扫了他一眼，二话不说，拉着卞梦龙的袖口又出了店，只留下掌柜干抱着个大花瓶发傻。

卞梦龙被糊里糊涂地拉到街上，还没待张口，王在礼又不由分说地拉着他往回走。“你把我往哪儿拽？”他一甩袖子挣出来。王在礼笑嘻嘻地说：“到八大胡同去。”“我是来买古花瓶来的，不去那种地方。”“去请教一个行家。”“谁？”

“红灯笼妓院的鴛母。鴛母很懂哦？苏州叫七十鸟的。”卞梦龙火了，“我是要买汝窑，谁跟你那个什么七十鸟玩床上的功夫！”王在礼却不恼，依旧笑嘻嘻地说：“要说功夫，侬差得远。跟阿拉走吧。到地方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”卞梦龙无奈，只好跟着他一路走去。

他们三拐两绕，来到小李沙帽胡同。只见一座红门，门楣上挂着两个大红灯笼。王在礼冲他呲出犬齿嘻地一乐，接着照他背上一掌，把他推进门。

进门就是间不大的屋子。屋子西墙供着观音大士画像，画下一张八仙桌，桌上燃着香，香炉边上放着一盘点心。一个老女人从桌旁的椅子上站起，招呼了一声：“二位来啦。这位看着脸生的要找哪位姑娘呀！”

卞梦龙这才明白自己是进了一家妓院。他愠怒地扫了王在礼一眼，没好气地说：“我不是来找姑娘的，是这位仁兄生把我拽来的。”

“嚯，敢情这位还是童男子。”老女人讥讽地白了他一眼，转向王在礼，“又是来找当家的？进去吧。”

王在礼朝她点点头，拉上卞梦龙，熟门熟路地出了这屋，进了另一屋。一个脸上涂着厚厚白粉的半老徐娘迎上来，刚要搭话，王在礼把她推开，指着桌上放着的一个花瓶对卞梦龙说：

“依瞧瞧，龟婆屋里放的这件才叫汝窑呢。”

卞梦龙这才明白叫他干什么来了。他走过去，俯下身看看这只花瓶，但是瓶上无它物，只一丛兰草，简单挺拔，三两笔而已，构图苍然，造型古朴，格调极高雅。看了这个花瓶，心里知道琉璃厂那件肯定是赝品了，不由轻叹了一声。

这工夫，王在礼已把来意向那半老徐娘谈了。半老女人听毕干笑了几声，脸上直掉粉渣子。

“这么好的东西从哪儿搞的？”卞梦龙蔫巴巴地问。

“想知道？”半老女人眼中噙着笑，脆生生地吐了两个字：“河南！”

“噢？”卞梦龙心中一沉。

“除了那儿，别地儿见不着这么好的真东西。”女人亲昵地拍拍他的背，斜着瞟了他两眼，软咳一声，说道：“刚才我听马脸天先生说，这位小兄弟要去琉璃厂买汝瓷。依你老姐姐我之见——别他妈挨那份儿蒙了！按说，北京的年头不他妈算短，又尽是皇上住的地方，应该有些真玩艺儿的。但话又说回

来了，辽金时无物，那些骑骆驼的主儿哪儿认汉家的玩艺儿呀，况且他们自己又不会收拾。得，啥也没留下来。明清的玩艺儿年头太近，不值得劳那份神。皇宫里是有东西，洋毛子抱出来不少，太监们也盗出来不少，但皇上收藏过的东西还能轮上琉璃厂卖？一露脸就让懂行的取去猫起来了。说了归齐，找古玩，下河南。河南中原古地，古坟里的东西海了去啦、民间收藏也多。宋瓷柴、汝、官全在河南，到他妈琉璃厂找什么劲儿？有心玩真东西，嘿！听老姐们儿一句，直扑发祥地河南，尤其是后周和大宋的国都老汴梁一带。没准儿就能弄来，啊？真玩艺儿！”

想不到这个龟婆还知道这么多，于是，卞梦龙一行三人转天便退了鲜鱼口的房间，到前门上了火车。两天之后，他们进了开封。

二

“贵姓？”

“免贵姓宗。”

“祖宗的宗？”

“不全也。宗又作祖庙讲，《尚书·大禹谟》中云：‘受命于神京’，据传注，神宗乃指文祖之宗庙。另，宗又作尊崇解，同是《尚书·洛浩》中云……”

“老先生，问你个姓，怎么惹出这么一大堆来。”

“……请问贵姓？”

“卞。”

“此地乃开封也。开封旧称卞京。汴京之汴左掉三点水，乃尔姓之卞也。另卞作法度解，方才西度提及《尚书》，同是《尚书·顾命》中有云‘临君周邦，率循大卞’，此间卞字便可解为法度。”

“真有意思，我报个姓又引出一大堆来。”

“姓名之学不可不究吧。”

“以后再慢慢去‘究’吧。眼下，你管我叫卞先生就行了，密斯脱卞；我呢，管你叫宗先生，密斯脱宗。”

“密……斯脱！”

“这是英文，先生的意思。”

“英文？何谓之？”

“大不列颠一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语言。”

“大什么颠，何谓之？”

姓宗的，名九堃是个六十开外的老者，掌瘦指长，喉结清奇，两簇花白的眉毛，稀稀疏疏地挑着长，唇上花白的口髭东倒西歪，双颊削瘦，额头却挺宽，先顶中似乎包容了大学问，而细长的眼睛却毫无神采、毫无感情，好象他从不思考，只是通过感官接受生活，凭着反应采取行动似的。

他身着褐色绸马褂，上有表示吉祥如意的暗花，腰间束一条蓝色的宽布带，带子很长，拦腰绕了两周后尚在右边垂下一尺多长的一截。这在旧时很有讲究，所谓“以带束腰，垂其余以为饰，谓之绅”。古时朝臣执笏入朝前后，往往把笏插在绅带间，所以“搢绅”成了仕宦的代称，后来那些不在朝中作官而在地方上有点地位的人，也围这条绅带而被称为“绅士”。

宗九堃祖上是清朝的官员，到他这辈学上了画，尤以国画中的金碧山水画见长。这种画以泥金、石青、石绿三种颜料为主要色彩。画中山的轮廓、石的纹路、水中沙嘴、天上云霞及宫殿、台阁等多以泥金钩染。家底殷实，画功扎实，加之满腹经纶，使他在清末时的开封画界就颇有声望，至民国初年更成了一个泰斗式的地方人物。这一次，是他做东，在开封出名的大馆子南福楼请几个南方来的青年画师吃饭，也可说是洗尘。

卞梦龙足穿千层底布鞋，下身着黑色绸裤，内穿白布汗衫，衫外却套了件黑色的西服。这种中西结合的打扮在民国初年不多见，却也不算鲜见，既表明了一种开化程度，也表明了一种层次。他自幼学过国画，认为国画不讲究透视，把握不住

布局和比例，同时又总好什么“写意”，几笔一勾，既不真，那个“意”又“写”不出来。无法望西洋油画之项背，因此这二年来已不把国画大家放在眼里，当然，象宗九堃这样的地方人物更不在话下。

“密斯脱宗，请入座。”他颇为风雅地伸出了右手，在这个满嘴旧学问的糟老头子面前，从刚一接触起，他的内心状态就不知不觉地反客为主了。

莫名其妙地成了“密斯脱”的宗九堃，木木呐呐地点点头，坐到上席。随之，卞梦龙和他的同窗拉开椅子坐下，没待宗老头说点什么，便东张西望地打量起就餐地点的环境了。

这是南福楼的雅座，照例是木格扇隔出来的包间。木格扇上镌着“岁寒三友”，“流云百幅”等传统图案，还挂了两幅传统的花鸟画。

“阿拉就不明白，为什么中国传统布置中这么重视蝙蝠？”王在礼感慨道：“说实话，这种禽不禽兽不兽的动物让人生厌，为什么不能象西方那样，把天鹅、骏马等等作为吉祥的动物？”

沈知祥响应道：“这种风格阿拉也不喜欢，它太支那了？”

宗九堃不解地皱起了眉头。

“老先生又不懂了吧？”卞梦龙亲热地拍拍他的肩，“‘太支那’是何意思？英文中国为 China，中文读成支那。‘太支那’就是太中国了，中国的陈腐气太重了。”

宗九堃听了这话，正待说点什么，跑堂的端上了酒和几碟冷菜，他见状，忙起身招呼道：“宴不可无酒。自古酒又分为浆、醪、醴、醇、醕、醇等，清甜者曰醴，浊者曰醪，厚者曰醇，薄者曰醕，美者曰……不说了，不说了。”他看看众人，沮丧地说：“‘密斯脱’老夫也‘太支那’了。”

宗九堃的情绪败了。菜一道一道地上，他动了几筷子便不